

施耐庵



——绝代奇才

SHINAIAN
JUEDAI QICAI

孙昌宇 著

上册

S
N
A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施耐庵

SHINAIAN

JUEDAI QICAI

——
绝代奇才

孙昌宇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这是一部反映施耐庵创作《水浒传》前一段经历的长篇小说。

元朝末年，暴政高压，生灵涂炭。施耐庵投身农民起义的滚滚洪流，与义军首领刘福通、张士诚、朱元璋等人遭遇、冲突、纠葛，与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后裔宋碧云、吴铁口等人同甘苦，共患难。农民革命斗争的疾风暴雨，激发了施耐庵的创作激情，他历时十年，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水浒传》。

作品塑造了施耐庵豪侠书生的形象，对梁山后代的命运及坎坷经历作了细致描绘，勾画出了元末明初动乱的社会生活和错综的社会关系。这部小说不仅历史文化知识丰富，而且语言极富表现力。

目 次

一	钱塘县青衫灭门 淮泗道翠羽喋血	1
二	觅豪客书生闯乌桥 斩红妆教主排貔貅	18
三	刘福通弹铗述痛史 施耐庵洒泪祭亡灵	36
四	娓娓道来国仇家恨 依依离去茜裙寒月	47
五	获秘笈全凭扁舟一叶 说兴亡笑谈笔剑双绝	64
六	苻水荷风柔情万种 嫉心诡谋恶浪千叠	85
七	侠书生星夜走长堤 莽总管月黑奋短兵	98

八	界首镇恶道索秘笈	113
	汪家营神偷戏魔头	
九	析警诀书生踏北斗	141
	觅神工旗首走东台	
十	白虎堂上铸大错	154
	红灯影下宵小灭	
十一	宋碧云城厢施绝手	167
	金克木荒郊逢魔劫	
十二	老雕工单斗金钟罩	185
	髻龄女双殉红巾义	
十三	荒村野店侠影如烟	199
	鬓乱钗横杯酒似血	
十四	龙港河惊逢屠龙手	210
	武家庄忽遁江湖客	
十五	乡场新聚群雄惊异变	222
	梁山旧事孤女誓苍天	
十六	烛影红裙书生添豪兴	236
	刀光剑气女杰寄肝胆	
十七	宴名园顾遂飞柬帖	246
	闯淮安枭雄设奇谋	

十 八	张士诚炫威试袁晃 小帘秀拂袖救危难	263
十 九	莽小二荒店戏撚婷 侠书生寅夜逢魑魅	284
二 十	秦梅娘痛洒红衫泪 施耐庵聊作虎帐吟	303
二十一	徐寿辉兵退临河集 罗刹女血溅漳州城	324
二十二	拦江劫客二童施威 引虎入彀三女逞能	342
二十三	时不济千里走洋河 秦梅娘绝谷困群雄	353
二十四	述痛史梅娘饮血 葬红裙耐庵悟道	368
二十五	荒岗古庙义士歼仇 小镇秘宅书生探奇	384
二十六	密语窃窃惊怪杰 墓碑历历会群雄	399
二十七	呼天彻地索大秘 六杰八义显真容	422

二十八	施奇袭扩廓增兵	434
	分锦囊铁口逞能	
二十九	铁骑虎将荒林铄羽	445
	红裳女子寒夜惊魂	
三十	吴铁口立威饮马川	464
	灶上虱笑毁绝命桩	
三十一	走山东卢起凤报讯	477
	聚大寒赛祝融烧天	
三十二	入虎穴单凭《寄生草》	496
	扮伶人双擒林中莺	
三十三	闹济南群虎救碧云	518
	寻故垒孤客走梁山	
三十四	莽县令乔设鳌山会	538
	奇书生姑射春灯谜	
三十五	李百室千里访贤	552
	凌元标一夕夜遁	
三十六	截山径蓝面狼假道	570
	过黄河朱亮祖施威	
三十七	公孙玄设伏桐木岭	582
	“赛关兴”刀劈夺魂关	

三十八	活敬德乡店卖人肉	598
	李善长掷令论英雄	
三十九	党家庄奇杰礼士	615
	群雄会书生献策	
四十	诵律条蓝将军割发	627
	述因果黑酒保负荆	
四十一	朱元璋推诚赠令箭	647
	张士信寻秘走肥城	
四十二	小诸葛巧施连环计	664
	燕紫绡勇护铁浮图	
四十三	投大营凌元标毁家	680
	探小阁卢起凤骇目	
四十四	俏郡主设饵诱英雄	696
	吴铁口驰援败扩廓	
四十五	施耐庵仗剑擒恶仆	713
	孙不害饮血悼亡妻	
四十六	朱子奇愤填屯兵洞	730
	施耐庵误走回龙岭	
四十七	张五嫂漫开骡马店	749
	李黑牛大闹觅儿铺	

四十八	走马庄戏斗“神足” 渡水泊巧逢“龙女”	772
四十九	夺银令欣遇奶母 闯梁山智斩“霸都”	788
五十	施耐庵魂惊绝世秘 宋碧云血溅天王坟	808
五十一	李黑牛威镇锁龙口 扈慧娘魂归蓼儿洼	822
五十二	束进退小挫猎鹰手 施水火大破铁翎阵	836
五十三	十三太保喋血沙场 四大天王力困群雄	851
五十四	百炮齐鸣恶阵化烟云 四海归宗英雄明世系	866
五十五	张士信片纸易降旗 朱元璋优礼承重诺	889
大结局	金陵城书生续旧梦 紫垣宫新主断前缘	904

— 钱塘县青衫灭门 淮泗道翠羽喋血

一条黄尘大道蜿蜒而来，左侧，古淮河上落日如血，波光跳荡；右首，秋峰如垒，一带寒山伤心碧。时值元朝至正年间的一个深秋季节，这淮泗古道上，好一派衰草斜阳、西风瘦马的凄凉景象。蓦地，岸边的芦苇丛中一阵簌簌的响声，接着几只凫鸟扑愣愣窜起，只见一个灰色人影奔上岸来。

这是一个年约三十五、六的壮年汉子，一身庄户人家服色，尽管风霜困顿给他双颊涂上浓浓的一层青黑油垢，一双突出的瞳仁依然精光射人。他双目朝古道两端略一睥睨，脸上警惕神色顿时舒展，整整衣襟，大步跃过古道，攀上路畔的山岗。

此时，秋山寂寥，残阳褪尽余晖，暮霭朦胧中传来两三处犬吠鸡啼；足下卵石嶙峋，藤莽牵衣，他停足凝视这一派苍凉景色，仿佛触发心机，蓦地转过身来，伸开双臂，发出一阵凄厉而悠长的啸吟：“噫吁兮——啊——啊——”

霎时间群山回响，秋叶簌簌应和，那凄厉的长啸久久在淮泗古道的上空回荡。啸声甫歇，那人倏忽间消失得没有一丝踪迹。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古道南端响起了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一队骑手挟着滚滚黄尘向北疾驰。这一队骑手屏声敛气，马摘鸾铃，冷月寒星的微光之中，只有迎风飘拂的旌旌和骑

手那精湛的控驭马匹的身手可以分辨出：这是一队蒙古科尔沁铁骑，元朝皇室最精锐的禁卫军。马队愈驰愈接近那个丘岗，一声惨烈的嘶鸣忽地响起，马队前的那一名什夫长固勒尚未回过神来，猛觉手中缰绳一松，正要仰身收缰，胯下马早已人立起来，浑身一阵震颤，只一声短暂的喘息，连同驮在背上的两个骑者硬生生地瘫倒在地上，后面的马队来不及收住奔驰的势头，随着一阵“咳咳”长鸣，早有两人两骑骨碌碌撞了上来，跌了个人仰马翻。

后面的几名元兵一时回不过神来，勒马环视。周围，是静谧的秋山，眼前，是阳关大道，数十年的铁壁清剿，这京杭大道早已是“盗贼”敛迹，草木无惊。慢说是拦路的豪客，便是大队绿林，也不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来撩元室禁卫的虎须。猝逢的狙击来得如此突兀，就连这些久经战阵的科尔沁铁骑，一时间竟也惊得目瞪口呆。

只听得“嘿嘿”两声冷笑响过，岩畔早转出那个庄户打扮的汉子，他眉梢微挑，膘一眼那匹被斩断前蹄正在地上挣命的战马，叹一口气，信手撩起衣襟，气度雍容地揩了揩剑刃上的马血，浅唱低吟般说了句：“三尺青锋，十年磨砺，仅斩得一双马足，惜哉！”

什夫长固勒闻声跃起，右手疾速抽出腰间长刀，厉叫一声“儿郎们小心了”，一展刀锋护住了腹心，抬头打量眼前这孤零零的敌手：只见他目深眉浅，面带青黄，腰不盈围，筋不束骨，一只瘦骨支离的手上软软地捏着柄湛卢宝剑，全无抱元守一之势；两脚挪着方步，浑不见龙盘虎踞之形。这汉子略趋两步，仿佛三家村学究般吟道：“桀纣鹰犬，大漠强虏，茹人血而刮民脂，辱衣冠而屠村墟，天人共愤，恶贯满盈，斯

时至矣——看剑！”

什夫长固勒不觉怒叫如雷。堂堂皇室铁骑受阻于一介穷酸，他心中早已又气又恨，这一阵文绉绉的絮聒，更叫人恶向胆边生。他一抖长刀便扑了上去。

那汉子迎着什夫长固勒的刀锋，略皱一皱淡眉，撤一步，从容撩起袍襟，赞一声：“来得好！”晃一晃手中剑，约摸走得两个回合，忽地喝声“着！”瞅个空子，将什夫长固勒“吓通”一声剁下运河，那柄剑收势不住，划过的一道弧线，竟自挑断了被缚在第一匹马上那人背上的绑绳。

众元兵见这汉子眨眼之间便将偌大个壮墩墩的什夫长固勒剁下运河，哪里还敢怠慢？发一声喊，立时栲栳圈围了上来，七、八个蒙古近卫骑士溜缰下马，挺刀步斗，七、八把长刀直舞得虎虎生风，将那汉子围了个铁桶也似。

望着这森森的刀网，那汉子脸肉不觉微微一抖：八十年来，呻吟在元室高压下的黎民，见了这蒙古长刀，谁人不心中发怵？当年蒙古大军饮马长江，这元兵的长刀阵，就曾令南宋兵将们闻风丧胆，且不说蒙古民族多少人在大漠风沙中生生息息，秉性剽悍，也不讲他们祖祖辈辈为抵御外侮，防范猛兽，练就了无数极为精深的兵器冶炼技艺，真可谓寒泉冷铁、霜刃电芒。便是那马上马下的刀术劈刺、阵前阵后剝捌搅刺，几乎从娘胎里一出来便须练得娴熟，犹如耕耘绩绩，日日不辍。虽没有什么神奇幻化的名色，但那狠辣绵密、泼风啸海，委实是浑然天成。襄阳之役，厓山一战，宋兵数十万众在这铁马长刀之前溃于旦夕，至今令人扼腕长叹，心忧色变。眼下，面对这险恶境象，怎不叫那汉子凛然而惕然？

那汉子屏息凝神，一柄剑架格着七、八把蒙古长刀，不

敢有丝毫怠慢。约摸走得十余个回合，渐渐觉得气力不加，两臂疲软，加之背上的伞囊碍手碍脚，一时间只得遮拦架格，慢慢被众元兵逼到了路畔的断崖。他心中一声“不好”尚未叫出，七、八把蒙古长刀早裹着寒风天罗般罩了过来，他猛觉着左肋一凉，紧接着一阵刺痛。元兵中早有人狂叫起来：“呵呵，蛮子中刀了，倒也，倒也！”

那汉子略一趑趄，复又站稳。此时，他不仅未曾“倒也”，反而双目如炬，嘴里竟又浅唱低吟起来：“烦恼耶，快活耶？生死俄顷，阿叔在天之灵庇佑，湛卢剑休要误我！”道毕，身形忽而变得天矫敏捷，手中剑也挥舞得煞是古怪。倏忽之间，剑刃到处，早有两名元兵眉心中剑。那汉子也不敢恋战，托地跳出圈子，攀上路畔断崖，长啸一声，仗剑疾走，眨眼之间便钻入了密密的丛莽。

一场意外的狙击来得猝然结束得也猝然，此刻，古道长河上的金铁交鸣之声戛然止息，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刚才那一场生死搏斗。只剩下漫坡野草在风中絮语，淮河在苍茫夜色中泛着隐隐的波光。

稍顷，距离断崖不远处的丛莽中，他重又手仗长剑，警惕地站了起来，屏息凝神，聆听着一周遭的动静：哪里有什么马嘶人喊，哪里有拨草撩枝、追踪寻查的长刀。一旦确信这令人放心的寂静确非幻象，他才拭去额上的冷汗，轻叹一声“惭愧！”纳剑入鞘，解下肩上的伞囊，调匀呼吸，倚坐在一棵山榉树旁，撕下一块干净的衣襟，揩干左肋下的血迹，那长刀划处，只割破了一层油皮，未曾伤筋损骨。他忙忙地裹好创口，将伞囊系上肩头，扎一扎衣襟鞋带，循着原先的方向大步撩衣奔了过去。

恰才走得数步，他忽地停了下来，一双眼里显出惊讶和疑虑的神色。那一队骄横不可一世的元兵哪里去了？难道这一番截杀他们就肯如此罢休？平素日汉人藏一把钢刀他们都要追查，何况一个连伤三命的“凶手”！直到此刻，一番激斗之后异样的静寂才使他诧异起来：难道元兵就地安营扎寨，还想困住他不曾？蓦地，他忽然想起，就在剑斩什夫长固勒，割断缚在第一匹战马上那个人身上的绑绳的一刹那，他仿佛眼前闪过一抹红色，依稀是南国女子腰间的短裙！疼惜之心，敌忾之慨，立时涌起，他捂着伤痛的腰肋，仗剑而起，悄悄拨开丛莽，走到崖畔，举目一看，他不禁惊得呆了。

崖下的古道上，九匹马悠悠然在路畔缓步蹀躞，啃着半青半黄的草梗，缚在上面的九个人早已踪影杳然！

那汉子怔怔地站在崖畔，又惊又疑又纳罕：除开自己亲手格杀的两名元兵，这剩下的七人是谁杀的？难道是那个被割断绑绳的人？倘若她真是位南国女子，又怎能斗得过这七名剽悍的蒙古禁卫骑士？生死相搏，又怎能不闻一丁点激斗的声响？哦，中国之大，古往今来，女子也有武功卓绝的宗匠，敢情她竟是一位巾帼中的反叛义士！可是，她既有这样的武术造诣，又为何束手就擒呢？不，绝不可能！元朝九十年入主中原，暴政高压，摧残绿林，禁锢妇女，慢说是一个娇弱女子，便是那些驰骋草莽、啸聚山林的赳赳夫，都早已藏踪晦迹。必是哪一位抗元好汉，隐迹山林，此刻危急中现身，救了那九名被缚的女子！

他揣着颤忐忑的心，走下丘岗，伸足翻过几具元兵的尸身，仔细审视。只见每一具尸身的喉头都插着一枝四寸短箭，那射中的部位，仿佛用墨尺丈量，高下左右，不差毫分！

他心头一热，禁不住奔上丘岗，注视着黑森森的丛莽，朗声叫道：“小生钱塘施耐庵，为报父君之仇，^{Yan}夙夜忧思，哪一位英雄前辈，请现身！”

四周只有无边的岑寂和飒飒的秋叶在与之应和。他不觉打了个寒噤，忙忙地束好伞囊，纳剑入鞘，最后望一眼刚刚经过了一场生死搏斗的地方，大踏步登上了丘岗，隐入了漫漫的丛莽和茫茫的夜色中。

离钱塘县城八里左右的驼背岭下，有一户人家，户主姓施，人称施三员外。这家人重节操，有骨气，从不夤缘官府，附媚豪强，讲究个仗义疏财，怜贫惜弱，除了口口不离仁义信达，从不妄论是非。自蒙古大军蹂躏江左，目睹民族灾难深重，黎民辗转呻吟，这一家人也不禁感叹唏嘘。好在及早躲入深山，家居又不在闹市，倒也没碰上什么三灾六难。谁知到了施三员外五十岁这一年，竟撞了一场大大的晦气。那年是元武宗刚刚登基，这位皇帝开了个恩典，要在全中国选拔博学鸿词的文士到京城燕都为他凑兴。钱塘县令铁尔帖木儿明明是一介武夫，偏要附庸风雅，在碧涛馆设宴酬唱，待到第五个歌妓唱到：“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这几句的时候，铁尔帖木儿忽然拍案而起，说是辱骂蒙古皇上，妄图煽动谋叛。立时将歌妓拿下，酷刑逼供，要她交出指使人物。那歌妓禁不住荼毒，立时画了供词：说是仓猝应命，临时到驼背岭后施家借了一册词书，胡乱献艺。这一来，给施家招来了灭门大祸，满门四代三十余人连夜被逮入大牢，只走了个九岁的儿子耐庵。可怜施三员外夫妇在牢狱中受不住凌辱，相对自缢身亡，好端端的一户

人家就此灰飞烟灭。施三员外一个远房堂弟施元德收养了耐庵，将他带到苏州尽心抚养。这一场家庭惨祸，给早已懂事的耐庵种下了反叛的骨血。加之堂叔施元德常年走山东、山西、河北一带经商，因为客途莫测，常常结交一些朋友。免不了夹杂几位平日打抱不平、风高行侠仗义的人物。夏夜纳凉，隆冬向火，或是酒后狂语，总能听到一些叫人毛发悚然又叫人拍手称快的秘事。即便是那堂叔偶尔性起，也时不时露出几招拳脚功夫，撩拨得小耐庵心痒难熬，无心攻读书史。可是，无论他如何眼馋，如何苦苦哀求，施元德总是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喝一声：“去去，家败人亡，还不安分守己么？”

光阴荏苒，倏忽间又过了二十多年，小耐庵早已成家立业。虽然他也曾入庠游泮，那心里总和元朝当道者格格不入，仍然是课读为生。这一年冬末春初，施元德忽然染了重病，弥留之际，他把耐庵叫到床前，那双平素冷冷的眸子里闪着奇异的光彩，柔声说道：“耐庵贤侄，你恨叔父么？”

耐庵含泪答道：“叔父救我于危难，视我如亲生，哺育教诲，哀哀劬劳，侄儿恨不能粉身相报，怎会恨你？”

施元德摇摇头笑道：“嗯。我知道你恨我，你心里还记着那个铁尔帖木儿，记着父母血仇，无日无夜不在想着身负绝技，手刃仇讎。叔父明明有功夫，二十年来不向你传授半分，你怎不恨我？！”

叔父生性坦荡，出言粗豪，耐庵深有感受，要说恨他，耐庵绝不承认。可巧他那几句话又恰恰说到自己心病上，耐庵百感交集，却又无言对答，只是潸然下泪。

施元德喘喘地撑起身子，对下人决然吩咐道：“把东西拿来！”两个下人答应一声，取下墙上那幅米元章虹县诗的条屏，

撬开两块活动的砖头，墙上竟然露出一个黑黑的洞口。一个下人从洞中掏出了一只长长的锦缎包袱。

耐庵精神一振，正要双手去接，只听叔父厉声喝道：“等一等！”他招呼下人递过锦袱，双目忽然焕发出神奇的光彩，深情地抚着锦袱，喃喃说道：“可惜呀可惜，好剑哪好剑！”说罢，扯脱锦袱，陡然露出一把二尺龙泉。施元德颤巍巍地坐了起来，右手执剑，左手食指“铮”地一声弹向剑刃，刹那间迸出一阵“嗡嗡”的鸣响，余音绕梁三匝，令满屋人悚然而又惕然。蓦地，施元德翻身跳下病榻，仿佛沉疴霍然而愈，他双目精光暴射，须发戟张，拔剑出鞘，“登登”几步走到耐庵面前，唤着他的学名说道：“彦端侄儿，你过来，阿叔有话问你！”

施耐庵跨上一步，惊疑地睇视着叔父的脸庞，此刻，施元德那双严峻的眼里忽然漾满了温暖与慈爱，他轻轻地摩挲着施耐庵的肩膀，仿佛父母抚爱着即将长行的子女，一字一顿地问道：“贤侄，你认得这把湛卢剑么？”

施耐庵瞟一眼叔父手中的三尺青锋，摇了摇头。施元德忽然冷笑道：“呵呵，连这祖宗传家之宝都不认识，好一个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他双目凝望着充满无物之物的虚空，滔滔地讲道：“许多年以前，咱们施家门中曾经出过一位造反班头，跟着那些替天行道大英雄、大豪杰纵横河朔、叱咤疆场，于百万军中夺得这把旷世宝物湛卢剑。临终之日，他除了满身金创，没有留下一房一舍，一田一垌，只留下这把剑和如山重誓：凡我施氏子孙，当效法这三尺青锋，铁骨铮铮，光焰灼灼，遇善愈柔，逢恶愈刚。生生世世，宁作刀头下的冤鬼，不做暴政下的顺民。若是违背祖训、玷污令名，则非我